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四十二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

起乙酉梁武帝天監四年魏宣武帝正始二年盡乙巳梁武帝普通六年魏孝明帝孝昌元年考異據提要分註梁武帝並作梁高祖魏宣武帝作魏世宗孝明帝作肅宗凡二十一年

乙酉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㧗内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廵州郡立學

集覽 饒廪牛羊豕為牲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廪給芻米也射策顔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列置案上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以定高下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里昔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雲詔建寺號曰雲門 質實 雲門山按一統志在紹興府城南三十里晉王獻之居此舊有子敬山亭永禪師臨書閣久廢元白雲有自靈峯入雲門記何肩廬江人尚之之子

書法 自晉之篇書魏置博士歷宋齊未有書者至是復書嘉尊經也梁政於是益有可書者終

綱目書置經博士三詳漢武帝建元五年舍是無書者矣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叛降于魏魏遣將軍邢巒

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為漢中太守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帥群氐叛之巒擊破之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

質實 裴叔業聞喜人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邢巒河間鄚人祐之從孫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劍閣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梓潼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

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貶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李延壽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年之不永不亦宜乎○益州民焦僧護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斬之乃乘肩輿巡行賊壘賊引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質實　益州注見

晉武帝泰始八年當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鄧元起南郡當陽人西昌按一統志東漢縣名本漢廬陵縣治所隋改安豐縣開皇中又以東昌縣省入改為太和縣屬吉州唐置南平州尋廢仍以縣屬吉州宋因之元陞為州本朝復為縣改太曰泰屬吉安府

發明　淵藻殺前刺史盍正其專殺之誅而梁主僅貶其號故綱目亦削而不書然則梁主寬縱之失不待見之晚年蓋於其精明之初已見之矣宜乎子弟之交亂也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質實　孔子廟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

書法　初立何記始也宋嘗修魯孔子廟矣於是淮南皆為魏境孔廟隔絕梁主始創立之可謂知所尊矣書曰初立深嘉之也終綱目書孔子廟三詳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則見前此未嘗立也江左累朝崇尚如此其有愧於拓跋氏多矣

○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考異 攻下漏梁字

梁將軍王景胄等與魏王足戰屢敗七月足進逼涪城八月秦梁刺史魯方達等十五將戰敗皆死景胄等二十四將又敗亦死 質實 涪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綱目書殺將未有多於此者矣故特書若干人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集覽 野木生朝殷帝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太戊懼而脩德祥桑枯死而去殷道復興故稱中宗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也野鳥入廟殷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脩德殷道復興後武丁崩立其廟曰高宗孔安國曰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聰之異也

質實 崔光清河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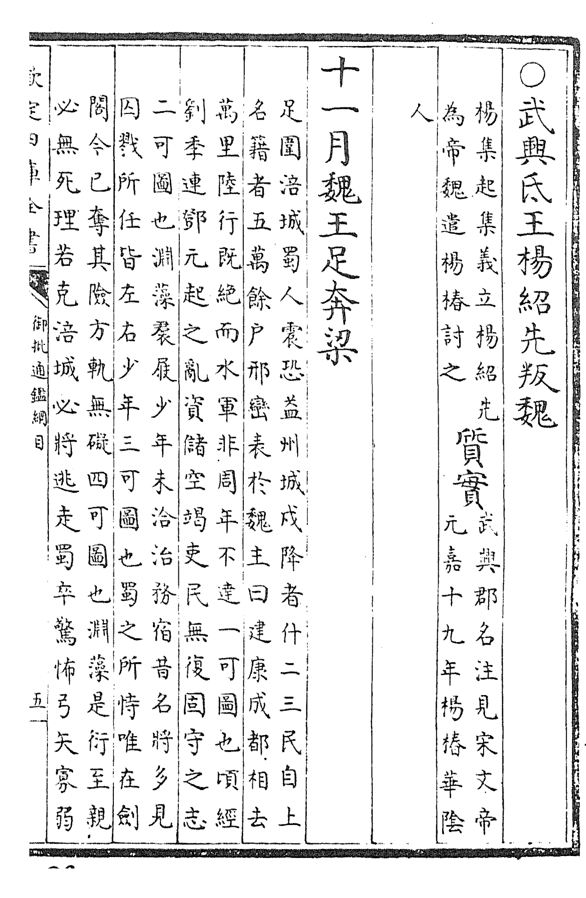
書法　書芝再矣漢武帝元朔二年安帝元初六年皆識也此其書何著直臣也崔光可謂敢言矣終綱目書芝生三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芝草也不生於田野而生於殿堂殆與桑穀等爾魏自孝文以後政治日衰今又有此妖物其主猶不知寤可乎書非美之蓋紀異也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于洛口

質實　臨川郡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柳惔河東解人世隆之子洛口注見漢高后三年

書法　魏加梁書伐此其亦書伐何魏納叛人也至殺梁將三十九則斯師也不為無名矣於是特書伐伐而次識也蕭宏怯懦甚矣故後書逃歸自是梁城歸魏始書叛



○武興氐王楊紹先叛魏

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為帝魏遣楊椿討之

質實　武興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楊椿華陰人

十一月魏王足奔梁

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裘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行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怖弓矢寡弱

五可圖也令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壽春義陽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闘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仕力而行理有可克耳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廢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故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攻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里昔以統綰勢難曾立巴州以鎮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還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大帖

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亦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旣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輙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集覽 統綰勢難謂相距千里其勢力難以統攝而綰縶之嚴蒲何楊四姓皆彼土之民有聞望者比道遷比近也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近來以郡降魏華獠華謂中華也西南夷謂之獠

正誤 褰屐少年集覽無註○今按褰裳也屐猶履也言其服飾之美猶言衣冠子弟也

質實 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義陽縣名注見太清二年巴西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南鄭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巴州按一統志後魏所置即古之巴國地秦為宕渠縣漢屬巴郡梁改縣曰梁廣及置歸化郡後周又改縣曰化城隋初郡廢後改州為清化郡唐復為巴州宋元仍舊本朝初改州為縣以化城縣省入改屬保寧府墊江漢之縣名屬巴郡劉宋廢之後魏復置屬容

山郡後周改魏安縣隋初廢郡復為墊江縣屬渠州唐屬忠州宋省桂溪縣入焉元併入鄷都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

巴西叛魏降梁

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使軍主李仲遷守巴西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城人斬之以城降梁

梁大有年質實

大有年注見唐太宗貞觀四年米斛三十錢

書法 自漢明帝書大有年（永平九年）於是再見皆盛時也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永平九年是年

唐太宗貞觀四年玄宗開元十三年書有年二後唐丁亥年己丑年書大熟一大稔四麥稔一詳永平九年

發明 綱目自漢顯宗永平九年書大有年之後至苻堅寇晉之前一年當書秦大熟迨今又幾閱歲矣僅有是年之書夫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熟則他歲之歉為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若此綱目據事書之蓋欲使後人留意民事萬一不幸當壤地瓜分之世毋徒以偏方自沮則亦庶乎其可也此書法之意也

丙戌梁天監五年魏正始三年 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氐滅之置東益州

考異 此誤書討當作擊

楊集義圍魏闕城邢巒使傅豎眼討之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東益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沔陽

魏秦涇二州作亂

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千推呂苟兒為主涇州民陳瞻亦聚衆稱王魏遣將軍元麗討之

質實　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

二月魏求直言

侍御史陽固上表曰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虚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饑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質實　桑門僧名注見

漢明帝永
平八年

三月朔日食○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臨川王宏為書遺陳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倡蹶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遂自壽陽梁城擁衆降梁梁以為通直散騎常侍久之而卒

集覽 吞舟是漏謂悪網之疏也漢刑法志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松柏不剪謂伯之之祖墓松柏無人剪伐也莊子閻胡嘗視其良既為松柏之實矣注良音浪冢也楚辭班婕妤自悼賦顧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栢之餘休注山足陵下休庥也梁城縣屬河南括地志云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

盐之產利甚厚不採之自上則豪強互相漁奪閭閻之間必紛覺多事矣况取山澤之資以薄

十五

質實　豫州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流言注見漢里　元帝永光元年梁城按一統志在徐州碭山縣東二十里秦為碭郡漢改為梁國今廢

書法　書復歸梁可矣書叛何譏也何譏伯之於是反覆甚矣故常珍奇反覆則歸書叛宋丁未年陳伯之反覆則歸書叛是年趙匡贊侯益反覆則歸書叛五代戊申年必若孟達然後可以書來歸漢後主建興五年

夏四月魏罷鹽池之禁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

田疇之賦使民力寬然有餘其為益不已多乎若不審度時勢輒弛其禁則南畝之農夫不獲沾毫末之利而國用既絀税歛漸加亦必至之勢也凡為政者止求實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詭哉

榷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録尚書事勰尚書邕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善治民者必汚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竊謂宜如舊式勰主卒從琛議

集覽 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禮地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各以山林川澤之大中小三等置人有多寡掌山林川澤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注虞度也度知山澤之大小及所生者衡平也平其林川之大小及所生者物為之

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質實甄琛無極人疑之子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鹽池按一統志有三一在平陽府城西南三百四十里觧州一在慶陽府城北五百里一在寧夏衛城北四百里總謂彭城王勰㿜謂邢巒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五月梁取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

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

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令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畧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郤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

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師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城六月青冀刺史桓和之克朐山固城張惠

集覽攻拔

紹進趣彭城魏奚康生擊之惠紹兵不利

索隱曰范曄云得其城為拔右衛率率所類反又朔律反梁置左右衛率各一人凡正至太子朝宮臣率其屬儀仗為左右廂之周衛繖扇麾幢繖蓋也扇便面也麾旌旗也幢幡也四者皆刺史之儀仗

質實中山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揚徐二州名揚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尋陽王茂太原人河南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漢水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漢沔宿預縣名注見唐昭宗景福三年泗州北徐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昌義之烏江人韋叡京

兆杜陵人小峴山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節注
見唐德宗興元元年節鉞肥水注見齊主寶卷永元
二年肥口東陵或疑地名未詳處所輜重車名注見
周顯王三十六年殿後桂苑曰殿軍後也戰敗而還
以後為功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左傳曰黄夷
前驅孔嬰齊殿疑與先鋒同起於周制也豫州注見
漢景帝五年廬江廬江郡名注同上年裴邃河東人
徙居壽陽羊石或疑地名未詳處所霍丘城按一統
志本周霍叔封邑名春秋為蓼國地漢為安豐松滋
二縣地晉屬安豐郡後置霍丘城梁置安豐郡於此
東魏廢隋置霍丘縣唐宋仍舊本朝因之屬鳳陽府
青冀二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朐山縣名注見秦
二世二年朐固城未詳處所彭城郡名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奚康生河南人

魏以邢巒都督東討軍事○魏驃騎大將軍馮翊公源

懷卒質實馮翊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懷性寛簡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卒謚曰忠

秋七月魏討秦涇二州平之

吕苟兒帥衆十餘萬圍逼秦州元麗擊破降之太僕卿楊椿别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質實衛枚注見秦二世二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年

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

書法　凡逃譏也唯伐書逃為甚故削其爵而斥蕭宏據前書臨川王宏。

發明　去冬書遣宏伐魏次於洛口已見其有畏懦不進之意矣梁主無名興師又以所愛子弟督之將畧非長喪師辱國甚至棄軍而逃又不能即正其誅故綱目於此既削去其臨川王而復以逃歸書之逃者匹夫之事以三軍之元帥而逃賤之甚也噫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

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梁主遣將軍角念屯蒙山蕭及屯固城桓和之屯孤山

魏都督邢巒遣軍攻皆走之又敗梁將軍藍懷恭于睢口進圍宿預斬懷恭張惠紹蕭昞棄宿預淮陽適還臨川王宏以梁主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有也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向前取死議者出僧珍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停軍不前魏人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叡也僧珍欲遣裴邃取壽陽宏不聽令軍中曰前行者斬

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久不進軍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鄉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說會夜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諸軍聞宏逃歸亦皆引退魏主詔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敕昌義之為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

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士卒疲弊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表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巒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元暉共譖之使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遂不問暉昶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官有定價選人謂之市曹十一月梁主詔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敕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俱進景宗固求先據邵陽洲尾不許景宗違詔而進值風復還上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若孤軍

獨往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集覽 鬚髮盡磔 磔陟格反張也開也

質實 定冀瀛相并肆六州 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肆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新興蒙山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一統志云孤山有二處一在廬州府城東一百里巢湖中其山突然孤起一在徐州城西北九里傍近無峯巒因名未知孰是姑録之以備考焉睢口睢水之口在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今名小河源出河南夏邑縣白河東流至清河口入於淮淮陽古地名晉義熙中置淮陽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故徐城東一百五十里呂僧珍廣陵人巾幗婦人喪冠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韋裴韋叡裴邃也下邳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白石壘即白下城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臨汝漢之縣名屬豫章郡吳又分置西平縣晉改曰

西豐梁分臨汝北境置定川縣隋省西豐定川入臨汝改曰臨川縣爲撫州治唐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為撫州府治所仍屬焉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馬頭山名在滁州來安縣北七十里俗傳有龍經過又石上有人馬足跡鍾離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東漢為鍾離侯國晉復置鍾離縣屬淮南郡隋於此置濠州唐以塗山縣省入宋元仍舊本朝初改置中立縣尋改為臨淮縣屬鳳陽府淮水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蕭寶寅蘭陵人齊明帝第六子寶卷之母弟盧昶范陽人玄之玄孫元暉洛陽人崔亮東武城人琰之後曹景宗南陽新野人道人洲莫詳處所唯鳳陽府天長縣東三十五里有道人山未知是否邵陽洲在鳳陽府舊府城東北八十里淮水中魏元英圍鍾離梁命韋叡救之夜趨於此截洲為城狼狽

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柔然庫者可汗死子佗汗可汗伏圖立

改元始平請和於魏不許

魏以羊祉為梁州刺史傅豎眼為益州刺史

初漢李勢之末群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勢亡蜀人多東徙山谷皆為獠所據其近郡縣者頗輸租賦遠者郡縣不能制梁益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遠者不敢為寇巒既罷去祉及豎眼代之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引梁兵為寇祉擊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集覽 漢李勢漢謂蜀漢也其先李特於晉惠時入蜀自稱益州牧子雄僭即帝位國號後蜀雄子期期子壽壽子勢桓溫伐而降之送詣建康邛笮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質實 傅豎眼清河人

李勢之末李勢巴西人漢主壽之子事在晉穆帝永和三年邛筰二郡名邛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嶲筰注同上年沈黎梁益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益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安堵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 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緫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輙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

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必克願少寛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輙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

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預裝高艦與䰟橋等為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䰟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䰟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及敵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敵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群帥爭先告捷敵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敵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集覽　鍾離服虔曰州來楚邑也應劭曰鍾離子之國漢地志九江郡鍾離縣故城在今濠州鍾離縣東五里樹柵樹立也編立木為城曰柵迮之迮音側格反迫也負户而汲注見宋文帝元

嘉二十七年走馬步地走去聲驅策而走之以步量地之遠近濊水在河南梁城縣東南濊烏外於縻二反如意注見晉穆帝升平三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擲得雉摴蒱戲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勝負之采博頭有刻為梟形者為最勝盧次之雉與犢又次之塞為最下韋叡擲得盧本勝雉矣乃故反其子而作

正誤 走馬步地今按走如字

塞

質實 陰陵縣名注見漢高帝五年大澤按一統志在徐州豐縣北六里

馮道根廣陵人

書法 於是叡受景宗節度書景宗可也並書韋叡何嘉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謙韋叡之能讓不至是矣並書二將所以著師克之在和也

夏六月梁馮翊等七郡叛降魏○秋八月魏中山王英

齊王蕭寶寅以罪除名

有司奏英寶寅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為民

魏以李崇為揚州刺史

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集覽 客求官坐中之客謂虞高也求詹事五官之官 質實

徐勉東海郯人

書法　書勉何善其職也梁世書以為吏部尚書者勉而已

閏月梁以臨川王宏爲司徒沈約為尚書令袁昂為僕射質實　沈約武康人袁昂陽夏人彖從弟

書法　鍾離敗而元英有除名之罰洛口逃而蕭宏有司徒之除梁雖盛時其賞罰又不如衰季之魏矣書以譏之

發明　春秋屬辭比事之書綱目亦屬辭比事之書姑以蕭宏之事觀之始書遣宏帥師伐魏則見其身為主帥將大衆以伐國者也繼書蕭宏逃歸則見其喪師失律逃竄苟免者也今又書以宏

為司徒則見其有罪不誅宜黜而賞者也夫以一蕭宏之事即其始焉之總師次焉之敗辱終焉之濫賞比而觀之不待予奪而義自明然則屬辭比事是固春秋之教也而亦綱目之教也故曰麟筆絶而後綱目作

○魏尚書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咎高氏然宫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亦以為承高肇之意云

書法　漢成帝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綱目書帝崩而已於是后暴疾殂所生子昌亦尋卒人皆咎高氏史稱宫省事秘莫能詳也則其直書高肇何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漢成卿晨欲起不能

言而崩則誠疑似也固不得以疑似而加人罪若高肇之横貴嬪之寵路人知之所謂莫能詳者盖亦史臣之曲筆耳綱目不名其罪則權姦真可以欺天下欺後世矣故曰綱目脩而亂臣賊子懼然則司馬師廢其后不書其主

此書其主何　漢後主延熙十七年

為子昌書也殺其君一后一子肇之罪為何如哉

發明　不書弑后及其子而書弑其主之后及其子何哉高肇為逆上累君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不能庇其妻子至使其臣僭行弑逆亦不能詰故特書其主以譏之耳然考之分注及北史后傳皆不明其事綱目何據而定其罪耶是時高嬪有寵考之高氏傳言其悍忌嬪御有終身不蒙接者在洛二十年皇子全育者惟明帝一人夫其所以不能全育者誰實螘之況肇勢傾中外后一旦無

故綦殂人皆歸咎高氏則為肇者亦復何說昔趙盾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書弒今肇為用事大臣一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弒逆不出於肇則必討賊而正其罪今既主名不立則其為肇也明矣直筆書之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耳夫豈過哉

戊子梁天監七年魏永平元年春正月梁定官品

百官九品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

專掌搜薦

梁以領軍蕭昺為雍州刺史

領軍掌中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昺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以是不得久留中出刺雍州　質實孝建宋孝武帝年號吳平按一統志古地名東漢末置漢平縣於此屬豫章郡吳改曰吳平隋廢入宜春縣故城在臨江府新喻縣東一百里

雍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夏五月梁以安成王秀為荆州刺史

先是巴陵蠻為寇久不能討秀燔其林木蠻失其險州竟無寇　質實安成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巴陵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

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人怨聲盈路群臣宗室皆畢下之惟度支尚書元匡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質實 劉芳彭城人指鹿為馬注見秦二世三年

發明 昔霍顯欲貴其女遂弑許后而立之今魏之于氏方殞高氏即正中宮之位其事正與霍氏如出一轍然則高肇弑后之罪愈益明矣

梁右衛將軍竟陵公曹景宗卒

質實 竟陵縣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

謚曰壯

八月魏京兆王愉反信都魏遣尚書李平將兵討之

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名李氏入宮捶之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詐稱高肇弒逆遂即帝位立李氏為后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平軍至經縣夜有蠻兵數千斫營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

集覽 信都注見秦二世二年經縣史記趙世家注經縣隸安平郡今安平改為縣屬深州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李平頓丘人崇從弟經縣按一統志本戰國趙之邑屬中山國秦置縣屬涿郡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尋廢之元魏復置北齊省入安平縣故城在真定府晉州城北一百一十里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魏主京兆王愉之反遂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信之召勰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謚曰武宣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

質實 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發明 人主據九五之尊雖無所不臣然天倫之屬則不可泯魏主失德不能庇其妻子高氏之立勰執正議肇遂誣而殺之且肇不難於殺其君之叔父況于后眇然深宮一婦人哉乃知前日之弑無可疑者然則彭城死於高肇之手綱目乃專目魏主且以殺其叔父書之何哉生殺人君之大

柄利器不可以假人魏主君臨一國乃不能保其天屬之親至使横罹寃酷則國君至是亦具位焉爾澄源正本首惡必有所歸魏主亦何得而辭其責哉書法如此固非過也

魏李平克信都執元愉高肇陰殺之奏除平名

京兆王愉逆戰李平破之愉走入城平圍之愉不能守燒門突走平入信都追執愉以聞群臣請誅愉魏主弗許高肇密使人殺之魏主將屠李氏崔光曰李氏方娠刑至剖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法請俟産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肇子植為濟州刺史有功當封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隐截官口肇奏除平名初顥祖之世柔然萬餘户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

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畧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遹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楊椿徙之椿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及愉作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集覽　邊徼徼音叫境也晉灼曰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

質實　刑至刳胎周書泰誓上刳剔孕婦注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濟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高平顯祖獻文皇帝宏廟號顯祖太和孝文帝年號鈔掠注見唐高祖武德二年楊椿華陰人

書法　權臣恣殺人多矣綱目書其主名而已未有書陰殺之者書陰何譏主闇也於是群臣奏

請誅愉魏主弗許則兄弟之愛也高肇陰使殺之而不之悟其昏甚矣人主之弟夫孰得而陰殺之書陰殺之所以深譏其闇也上書李平克信都下書奏除平名賞罰如此欲不亂得乎

發明 元愉既反則不為無罪然羣臣請誅愉而魏主弗許縱使其罪當死亦必再請而後可令高肇乃擅使人密殺之則魏國為無君矣故綱目於此以高肇陰殺為文至於李平既克信都有功當賞肇乃反奏而除其名然則魏國至是可謂君不君而臣不臣矣觀綱目之所書驗刑賞之得失拓跋氏雖欲久有其國尚可得乎

魏郢州叛降于梁魏遣兵討之

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潛引梁兵趍義陽三關戍主以城降梁魏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

英將步騎出汝南救之**集覽**三關皆在信陽軍左傳定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隧直轅冥阸注三者漢東之隘道也案所謂大隧即黃峴關直轅冥阸即武陽平靖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軍南百里武陽關在大寨領軍東南九十里平靖關今名行者坡在軍南七十五里**質實**郢州注見太清二年義陽張九韶曰義陽軍有三關謂平靖武陽黃峴也按一統志平靖關在汝寧府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武陽關在德安府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黃峴關在汝寧府信陽縣南三十里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冬十月魏懸瓠叛降梁十二月魏復取之

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求援於梁司州刺史馬仙琕時梁安成王秀為都督參佐咸謂

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救雖舊非所以應急也卽遣兵赴之仙理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巒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矣巒至鮑口早生遣將逆戰巒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圍其城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降梁時魏郢豫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巒帥田益宗帥群蠻以附之十一月魏遣將軍楊椿攻宿預命中山王英趨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輙與巒共攻之十二月齊苟兒等降斬白早生英乃趨義陽

質實

懸瓠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豫州注仝上年司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鮑口或疑地名未詳處所成景儁范

陽人與之孫

魏敗梁師于義陽復取郢州

魏義陽太守辛祥與妻悅共守義陽梁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高車敗柔然于蒲類海殺佗汗可汗其子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醜奴立質實

高車西域國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柔然北狄國名注同上

十二年蒲類海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六年

改元

建昌

已丑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

春正月梁主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衮冕至是用著作佐郎許懋說始服大裘又以齋日不樂詣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荅請者由是遂止

集覽 會稽山名在會稽郡西國山在會稽郡陽羨縣舜柴岱宗是為巡狩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注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

守者巡所守也岱宗泰山也為四嶽所宗巡行之既燔柴祭天以告至也鄭引孝經鉤命决鄭玄引援也鉤命决孝經緯書篇名也宋均注考績柴燎書舜典三載考績注三年有成故以考功燎柴祭天以告成功也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氏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梁甫甫通作父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緯書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燧人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鑽燧出火教人火食泥金檢玉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玉檢金泥結繩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朱氏附録云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為記者鐫文告成鐫刻也刻石之文皆經讖所傳以告成功於天質寶袞晃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許懋高陽人允九世孫會稽山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國山按一統志在常州府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本名離里山有九岑相連亦名陞山相傳吴主皓時山

大石自立皓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封為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字多漫滅俗呼囤碑封禪儀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封禪注同上年

書法 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不許曷為不書畧之也封禪非古也况會稽乎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黃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而退

實安陸縣名注見
新莽地皇二年

書法三關者何平靖武陽廣峴也皆在
信陽界南北朝分疆之要害也

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初魏主遣中書舍人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因之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於梁主梁主遣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名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質實董紹鮦陽人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
興平二年金陵塗炭注見天監元年

書法求者何卑辭也不肯者何忍辭也於是魏董
紹因梁梁主歸之使求成於魏且謂曰戰爭

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此仁人之言也梁為民屈而魏主不從綱目書求書不肯而皆斥書主梁魏之仁不仁分矣是故紹本魏臣書曰梁主遣使嘉屈己也綱目求成書不肯者一而已

發明梁魏交攻固無曲直之分令梁主求成而魏不肯則是梁有息民之意而魏主佳兵不已者也昔春秋書魯宣公及齊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則以齊魯心有所偏而莒人不肯故爾若夫梁主求成之事其言止以戰爭殘民之故欲以息兵為事亦可謂兩國之利無所偏係者而彼乃不從故綱目特以魏主不肯書之則曲直是非瞭然見矣

三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考異提要無州兵二字

魏荆州刺史元志將兵七萬侵潺溝驅迫群蠻群蠻悉渡漢水降梁梁雍州刺史吳平侯昺納之綱紀皆

以蠻累為邉患不如因此除之曷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命司馬朱思遠等擊志於潺溝大破之

集覽 潺溝潺仕山反蠻獠所居之地與雍州相近

質實 元志代人魏宗室河間公之孫 漢水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秋九月魏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太常卿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云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禮造成從其善者詔從之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

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

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内外俱周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别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質實 裴延儁閻喜人雙彪之孫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嵩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延昌宣武帝年號

書法 書親何異之也曷為異之非所親而親也書講佛書始此終綱目書人主講佛書二是年丙寅年梁武帝書内出經一唐代宗永泰元年書求佛書一戊戌年魏主頒大雲經不與焉唐中宗嗣聖七年書作寺五許宋庚戌年

魏主不許梁人求成乃侫佛造寺夫佛以好生惡殺為事豈樂於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者哉魏孝文興起文治嗣子不令乃從事於異端亦可謂弗念厥紹者綱目於此特書魏主親講佛書講而曰親其溺意好尚蓋可知矣况又大作梵宇以殘民蠹國乎

發明

庚寅梁天監九年魏永平三年春正月梁以沈約為光禄大夫

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為宜而梁主不用

集覽 貪冒注見晉惠帝永康元年端揆僕射參總百揆故曰端揆書舜典納于百揆蔡氏傳曰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也

梁作緣淮塘

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質實 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東冶亭名在應天府東八里晉太元中建謝安為揚州袁宏為東陽郡祖道於此籬門在應天府西二里舊京邑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郊門也

三月魏主之子詡生考異 主之二字羨據提要書魏主之子恂生綱目定本削去

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 集覽 男生身死元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故充華云然 質實 武始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掖庭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

書法 子生不書必關於國家之故而後書此其書何志胡后亂魏之始也然則宋子劭生魏子恂生不書主此則曷為以魏主之子書詡竟弒者也胡氏之毒之也未必不曰此我子也我殺之何傷綱目則曰此魏主之子也魏之所托以承宗廟守社稷者也故於其生也書曰魏主之子所以正他日胡氏之為弒而非自殺己子之謂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子生五詳漢武帝元朔元年書主之子者一而已

梁主視學

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學

發明 是時梁主清明猶未溺於寂滅之學是以所尚如此江左累朝僅有此爾故特書之

夏四月梁制尚書令史初用士流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至是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總領衆局方軌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群目於是劉納劉顯孔虔孫蕭軌王顒並以才地兼美首應其選集覽五都殿中都吏部都金部都左右戶都中兵都質實劉顯沛郡相人𪊲族子

六月梁宣城郡吏作亂吳興太守蔡撙討平之

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聚衆攻郡殺太守奄至吳興吏民奔散或勸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攻之撙出戰大破斬之撙興宗之子也質實宣城郡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蔡撙陳留考城人

冬十月魏中山王英卒○梁行大明歷

梁主即位三年詔定新歷散騎侍郎祖暅奏其父冲之考古法為正歷不可改至是行之集覽暅况遠反又古鄧反質實祖暅范陽道人

辛卯梁天監十年魏永平四年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

魏劉芳等奏所造樂器二舞登歌鼓吹等已成乞集議用之詔舞可用新樂且仍舊集覽二舞隋書禮樂志有文舞武舞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武舞左干右戚登歌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

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侍宴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為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須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為青冀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罷梁秦刺史還酒後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因此疎退久之除都官尚書○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

集覽 東昏暴虐東昏侯齊主寶卷也張稷引兵入殿斬之

質實 青冀二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梁秦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郡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郡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

魏汾州山胡反討平之考異 討當作擊

質實 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河西）○三月梁朐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朐山冬十二月取之

琅邪民王萬壽殺太守劉晣據朐山召魏軍魏徐州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四月文驥遂據朐山梁遣馬仙琕圍之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唯蕭寳寅全軍而歸盧昶之在朐山也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濵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得朐山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預求易朐山持無用

之地復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馬仙琕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常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故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 集覽 晰之列反朐山叢爾朐山注見漢桓帝永興二年叢爾注見宋文帝元嘉四年 質實 琅邪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村落注見晉高祖開運二年

魏以甄琛為河南尹

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以來四遠赴會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不能督察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詔從之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 質實 代郡名注見秦王政

三年雲中雜沓注見漢順帝永和六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洛城注見周烈王三年洛陽

壬辰梁天監十一年　魏延昌元年

春正月梁免老小質作

梁主敦睦九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有秣陵老人遮車駕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詔自今罪應質作而老小者停送

集覽 質作貿物相贅也繫其老幼而令役作

質實 九族張九韶曰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孫曾孫玄孫是謂之九族也一說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亦通詳見漢高帝七年　秣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

高肇自尚書令為司徒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簒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録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録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群司鞫理獄訟令饑民就食北方

集覽 懲彭城之禍懲忌也彭城王勰魏宣武叔父也永平元年被殺藉渭陽之資藉借助也詩渭陽篇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蓋以王莽高肇皆外戚故云季氏旅於泰山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十年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質實 封軌勃海蓨人回之族弟清河郡名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

冬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

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嘗從幸東宮懷黃㼐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㼐少師

集覽 黃㼐㼐部田反博雅曰瓜屬

質實 郭祚太原晉陽人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選學士十人脩五禮丹陽尹王儉總之儉卒祭酒何胤尚書令徐孝嗣將軍何佟之繼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存者梁初尚書以庶務權輿議欲省之詔曰禮壞樂

鈌宜以時脩定於是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令舉學古一人自助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乃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鎮北諮議伏暅代之暅旻容之子也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集覽 五禮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三十有六吉禮十有二曰禋祀曰實柴曰槱燎曰血祭曰貍沈曰疈辜曰肆獻曰饋食曰祠曰禴曰嘗曰烝凶禮五曰喪曰荒曰弔曰禬曰恤賓禮八曰朝曰宗曰覲曰遇曰會曰同曰問曰視軍禮五曰大師曰大均曰大田曰大役曰大封嘉禮六曰飲食曰昏冠曰賓射曰饗燕曰脤膰曰賀慶佟之佟音徒冬反

質實 伏旻容平昌人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何佟之廬江潛人石渠白虎故事石渠閣名事在漢宣帝甘露元年白虎觀名事在漢章帝建初六年明山賓平原鬲人僧紹子

書法　漢曹褒禮成書曰奏所撰制度此其曰五禮成何予之也自齊世祖選學士脩五禮至是多年矣所歷者非一人矣亦庶乎非苟作者與定於二年之中決於一夫之手者異矣故書禮書成

凡書成者久辭也

癸巳　梁天監十二年　魏延昌二年　春二月梁鬱洲叛降魏梁討平之

鬱洲迫近魏境朐山之亂或陰與之通朐山平心不自安而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降魏魏遣兵赴之於是魏飢民餓死者數萬游肇諫以為朐山濵海卑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其地於賊要近去此閑遠以閑遠之兵攻要近之衆不可敵也方今年飢民困惟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遣兵未發梁北兗

州刺史康絢遣兵討平之 質實 鬱洲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郁洲軍旅注見中大通二年北兗州注見晉武帝大明三年康絢藍田人稷之孫

閏月梁侍中沈約卒

梁主嘗與侍中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梁主聞之怒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及還憑空頓於户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梁主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梁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集覽 各疏栗事時豫州献栗大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不則羞死約本傳作不讓即羞死約懼不覺沈約恐懼而不覺帝已起猶坐如

初及還本作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户下憑空失正所依也頓僵仆也未至牀而坐空故頓於户下誤此公護前集覽無注今按護前者自護其短不欲人在己前也質實建昌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海昏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没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城不没者二版將佐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没治中裴絢叛降于梁崇遣從弟神等討之絢敗走執之絢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表以水災求解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

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梁主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集覽 瓦解史記秦本紀土崩瓦解注言秦國敗壞若屋宇崩頹衆瓦解散也 取愧於王尊漢成帝時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尊投沈白馬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尊立不動而水波稍迴求鮮引咎自責而求解刺史之任

質實 揚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六月梁新作太廟○秋八月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質實 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肆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新興

書法 於是踰年不已民覆壓死者甚衆則大變也魏大亂之徵見矣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有

自九月至十一月者矣漢順帝漢安二年涼州未有久於此者也○書山鳴始此

發明 地主靜而震山宜安而鳴甚至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此魏氏亂亡之兆也况他時爾朱氏覆國亦始於恒肆二州綱目安得不著其異而志之乎

魏以崔光為太子少傅

魏主幸東宮以崔光為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許太子南面再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謝而出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之知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從之

甲午 梁天監十三年魏延昌三年

春二月梁主耕籍田

宋齊籍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齊祀先農

集覽 籍田注見漢文帝二年祀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黃帝也祠以太牢唐禮樂志韋叔夏等奏經無先農壇案禮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籍田也永徽中猶曰籍田壟拱後乃為先農然則先農與社為神蓋祀后土也以勾龍氏配

魏東豫州亂討平之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與諸子孫聚斂無厭部内苦之咸言欲叛魏主聞之詔遣其子魯生赴闕久未至詔徙益宗為濟州刺史慮其不受代遣將軍李世哲帥衆襲之奄入廣陵魯生與其弟奔闗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諸戍世哲擊破之以益宗還拜光祿大夫

質實 東豫州注見漢平帝元興四年 光城按一統志古邑名春秋時為弦國漢為西陽縣地屬江夏郡晉置光山縣劉宋改為光城縣尋置光

城郡梁置光州隋改縣曰光山唐改郡為光州徙治定城縣宋改光山為期思縣尋復舊元屬光州本朝因之改屬汝寧府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魏王足之伐梁也梁主命寧州刺史李畧禦之許事平用為益州足退梁主不用畧怨望有異謀梁主殺之其兄子苗犇魏會校尉淳于誕亦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説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為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益州游肇諫曰今頻年水旱不宜勞役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承浮説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

質實 寧州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

書法 書督諸軍矣其書侵何魏無辭也

梁築淮堰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都督諸軍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質實 浮山按一統志在鳳陽府盱眙縣西一百四十里北臨淮水一名臨淮山山下有穴去水丈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其穴還低上有靈巖寺名人多有題詠又有浮山在天長縣南巉石山名未詳處所

魏以楊津為華州刺史

質實 楊津華陰人華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吏緣為姦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劣

者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恥　集覽吏緣為姦謂吏皆旁緣以姦利也

於是輸者競勸吏勝於舊

魏免其侍御史陽固官

魏中尉王顯謂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不戒哉顯不悦因事奏免固官　質實　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孟獻子之言詳見大學

乙未　梁天監十四年　魏延昌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

魏世宗殂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詹事王顯庶子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請太子止哭

立於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群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侯剛于忠崔光光使置貴嬪别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於是悉召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

集覽 大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攘衰衰倉回反喪衣也攘衰猶言攘袂漢鄒陽傳攘袂而正議注攘袂猶令人言捋臂振杖舉杖也引漢趙熹故事漢光武崩太尉趙熹典喪事皇太子與諸王雜坐百僚無别熹正色横劍殿階扶下諸王並令就邸唯許朝晡入臨内外肅然

質實 璽綬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廣平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魏侍中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

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至是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授之王顯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密謀矯皇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以顯與高猛同為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

質實

任城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高平高陽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還入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邢豹等數人於省下引入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於廁門出屍歸其家

魏以高陽王雍為太尉清河王懌為司徒廣平王懷為司空〇魏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為尼〇魏復百官祿蠲綿麻稅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疋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夏四月梁淮堰潰復築之

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皆盡負者肩穿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集覽 井幹言如井幹之形也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發明 作於人者可以力而及出於天者不可強而置何者城可築而崇池可鑿而深兵可厲而精糧可蓄而備至於山谷之盤固江河之浩渺乃出於天地之自然爾豈可以區區之力而強置之耶是以古人謂關中為天險長江為天限蓋以非人力所能為故也淮堰之事梁主奚為輕信虛誕之言大興工役直欲壅閉天地節宣之氣以堅其鄰國乎築而復潰潰而復築綱目皆詳書于冊所

以戒後世之人欲以人而勝天者爾殘民殄物尚誰咎哉噫

魏破叛氏于沮水質實沮水按一統志在鞏昌府城南八百里階州境西有角弩谷即蜀漢將姜維勳五部氐羌之所○六月魏冀州沙門作亂討平之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為事詔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

集覽 大乘乘平聲釋氏有三乘法門曰大乘曰中乘曰小乘大乘者梵語云摩訶衍言其運載無邊得無上菩提

書法 法秀曇標作亂書主名此其不書法慶何衆也故書討平之終綱目書沙門反亂者三詳

辛酉年

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保高陽王雍還就第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常怏怏表請辭官隱嵩山世宗不許及為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與植皆惡于忠專横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寃憤

集覽　人門人才門地也

質實　王肅臨沂人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南齊奔魏禮遇日加除輔國大將軍屢立戰功遷揚州刺史頻年在邊悉心撫綏遠近歸附清身好施家無餘財嵩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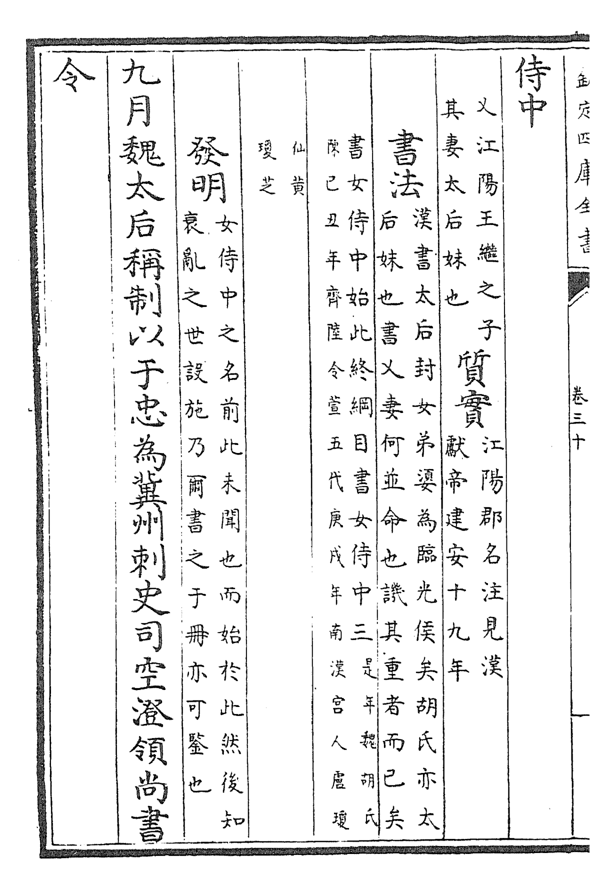
書法　孰免之于忠也殺之者于忠則免之者亦于忠也然則曷為書侍中以侍中而免太保其

横甚可
知矣

發明 魏自是紀綱日亂矣前此高肇猶陰肆姦慝至是于忠乃擅行不顧殺僕射殺尚書黜藩王其凶横如此魏國尚為有君乎夫以祚等皆國之大臣一侍中乃令有司誣而殺之綱目於此直以于忠專殺為文所以見拓跋亂亡之禍如此自後紛紛多事亦不勝其書矣噫

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后 居崇訓宮

魏以清河王懌為太尉廣平王懷為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于忠為尚書令元乂為散騎侍郎乂妻胡氏為女



侍中

又江陽王繼之子　江陽郡名注見漢

其妻太后妹也　質實　獻帝建安十九年

書法　漢書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矣胡氏亦太后妹也書又妻何並命也譏其重者而已矣

書女侍中始此終綱目書女侍中三是年魏胡氏陳己丑年齊陞令萱五代庚戌年南漢宮人盧瓊仙黄瓊芝

發明　女侍中之名前此未聞也而始於此然後知衰亂之世設施乃爾書之于册亦可鑒也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兾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令

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群臣上書稱殿下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脇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集覽重足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脇息漢嚴延年傳豪彊脇息注脇斂也屏氣而息猶言累息也正義曰累息惶遽貌質實胡國珍臨涇人安定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梁攻魏西硤石據之

梁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李崇分遣諸将拒之質實西硤石山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八年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魏以胡國珍為中書監考異國上漏太后父三字○冬十月魏奪常山公于忠博平公崔光爵十二月以高陽王雍為太師録尚書事質實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博平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十年

初魏于忠用事自謂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太傅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崔光博平縣公至是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制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奉迎侍衛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請皆追奪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忝官尸禄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不問尋以雍為太師領司州牧録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懐侍中胡國珍同釐庶政

集覧尸禄注見漢哀帝建平四年司敗猶廷尉也春秋陳司敗者陳

之大夫司冦也不曰司冦而曰司敗者盖陳國其時諱冦字故曰司敗後世因之正誤司敗今按左傳註陳楚名司冦為司敗二國之君皆無名冦者陳殺其太子御冠必不為之諱也

魏晉壽郡叛降梁

魏益州刺史傅豎眼性清素民獠懐之將軍元法僧代之素無治幹加以貪殘䕃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患魏殺晉壽太守以城降梁民獠多應之䕃萌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張齊將兵迎之集覽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質實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晉壽郡名注見晉和帝昇平二年鄱陽郡名注見秦二世皇帝二年

魏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以對太后

質實 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

大悅從之

事在漢安帝永初六年

書法 漢安之策書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矣於是再見直書其事不待貶而義見矣

發明 所謂祭事不知何祭也如祭天則用衮冕之類被服法服各異其儀若以婦人行之則所服當用何服特筆書之失可知矣

大寒淮泗皆氷

考異 提要大上有梁字按前書大旱大水皆冠以國當從提要

質實 淮泗二水名淮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泗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書法 秦書四月大寒矣記異也此十二月爾大寒恒也則其書何於是築堰士卒死者什有七八則其為害也大矣故特書之不書梁天下之辭也終綱目書大寒二而已 秦王政七年是年

丙申 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元年

春二月魏攻硤石克之 考異 提要攻下有梁字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為行臺節度諸軍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使義之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

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胡太后賜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平奏處亮死刑太后救之魏師遂還

集覽 硤石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浮山在昭信軍招信縣西七十里去輞去除之也輞車之牙也在輪之外牙亦曰輮輞輪輮也輞三十輳於轂中禮考工記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經居登反大索也鹿盧井上絞索而汲水之具也以木為之字或從木旁

質實 下蔡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沛郡隋屬汝陰郡故城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乃周世宗所築遺址尚存

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宜加顯戮自世宗晏駕以後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

擅相拜授者並宜追奪太后曰忠已特原餘如奏匡又弾侍中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

質實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大辟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

袁翻陳郡人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梁淮堰成

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懼開湫不

畏野戰蕭寳寅信之鑿山五丈開湫北注水猶不減魏軍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又築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城壊

集覽

四瀆江河淮濟也白虎通曰中國獨發源而注海其功著大故稱曰瀆風俗通曰江水出蜀湔氐徼外㟭山東入海河水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國河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濟水出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孟州濟源

質實

八公山注見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書法

書成何久也自甲午始築於是跨三年而後成用民多矣凡宮室宗廟溝渠隄堰書作書成皆久辭也

西二里平地出湫與湫通即由反水溝也

魏復封于忠為靈壽公崔光為平恩侯質實靈壽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常山郡後周立蒲吾郡於此隋廢郡以縣隷恒山郡後置燕州唐廢以縣屬并州後屬鎮州宋省入行唐尋復置屬真定府金元仍舊本朝因之仍屬真定府平恩晉之縣名屬廣平國金省入曲周縣故城在廣平府曲周縣平恩鎮

○梁圍魏武興秋七月魏擊敗之遂復取東益州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遣使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為益州刺史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遇皆捷民獠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張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

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城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張齊數出白水侵葭萌七月傅豎眼擊敗之齊走還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

質實

武興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白水縣注同上年梓潼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平昌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東益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沔陽

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都督勒衆十萬攻之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書法 自甲午始築未半年而堰壞於是復築負者肩穿瘃死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築之數月淮泗大寒堰卒二十萬死者復什七八又四閱月而後成成未半年而復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此其初謀取壽陽耳豈無他策乃出此計害未及魏而先自敗矣綱目於築堰成壞凡四書之所以重惜民命而深罪梁主也

發明 梁主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然以一淮堰之故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今又漂沒十餘萬口前後所殺不知其幾原其本意特為一壽陽城而已孟子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於死況無故糜爛其民者哉堰成堰壞皆書於冊蓋亦重歎生靈之不幸爾於梁主乎何誅

魏詔議邊鎮選舉法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爲已富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貿往還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綵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䞇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質實　繼場注見渼壆

冬魏作永寧寺　帝建寧二年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高十丈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李崇上表曰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脩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鐫琢之勞因農之隙脩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任城王澄奏曰昔高祖遷都城內置寺僧尼各一而已正始三年沙門惠深始違前禁自是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則知太和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況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粕國典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時民多絕戶為沙門李瑒上言不孝之人無過於絕祀豈得背禮肆情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

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敎乎且今南服未寧民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為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太后不得已於暹等罰瑒金一兩

集覽 剎初轄反梵言剎中華言竿即今幡柱也追隆堂構謂宜隆大前人之基業也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蔡氏傳曰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法秀之誅魏孝文太和五年沙門法秀作亂大乘之變事在去年瑒丑亮反遑思廉反

質實 伊闕口注見周安王十六年浮圖塔名注見中大同元年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尚方注見漢景帝後元年沙門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南服謂南方之甸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殺之漆其頭為飲器鄰國叛去者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質實 飲器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丁酉 梁天監十六年 魏熙平二年

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煉無得殽雜世宗又鑄五銖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貨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

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錢之為用貫繈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深允乙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雞眼鐶鑿及盗鑄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集覽雞眼錢之名鐶鑿錢之名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杼軸杼機之持緯者軸通作柚機柚也詩大東杼柚其空

魏攷勲籍

魏人多竊冒軍功左丞盧同閱吏部勲書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閲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勲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從之中尉元匡奏取景明以來考簿除書勲案欲以案校竊階盗官之人任城王澄曰

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聞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乎乃止 集覽 給券券符契也周禮所謂約劑也釋名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為限也 質實 景明魏宣武帝年號

三月梁詔文錦不得為人獸之形

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為其裁剪有乖仁恕

發明 織為人獸之形慮其裁剪有乖仁恕可謂慈祥之至然築一淮堰而陷数十萬人於死其為剪裁不亦大乎比而觀之義自見矣

魏司徒廣平王懷卒以胡國珍為司徒○夏四月梁罷

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集覽 血食封禪書至今血食天下顔師古注祭有牲牢故言血食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大脯牛脩鹿脯也記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脯曰尹祭注元頭武迹尹正也大如字一音泰

質實 八坐注見晉武帝太康四年

書法 書譏也何譏淮堰一役死者數十萬生人之不恤而何有於象人何有於禽獸若梁主者所謂雖有仁心而人不被其澤者也綱目前書詔文錦不得為人獸之形此書罷宗廟牲牢皆譏之也

發明 天道好生而惡殺然祭天必用牲牢若使宗廟止用蔬果則古人廟祀之典皆可廢矣梁主溺於寂滅之學遂至罷宗廟之血食書之於冊不待貶黜其失自見

冬十二月柔然遣使如魏

柔然伏跋可汗遣使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魏主引見讓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曰大明在御國富兵强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且彼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强弱若使王人銜命遠庭與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外蕃兼并而遽虧典禮乎不從

質實 兼并注見唐德宗興元十年

梁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

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質實 木訥注見漢惠帝二年

魏採銅鑄錢

魏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集覽 王屋蔡氏書傳按地志王屋山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云山狀如屋括地志云山在懷州王屋縣北十里古今地志云山高萬仞方七百里本冀州河陽山也 質實 王屋按一統志山名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禹貢厎柱析城至于王屋注山狀如屋

戊戌梁天監十七年魏神龜元年

春二月梁安成王秀卒

秀雖與梁主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梁主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為荊州常中分其祿以給秀秀稱心受之亦不辭多也

質實 安成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考異

提要無司徒二字

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為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為通會胡氏穿壙遇石普惠乃

容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令尊司徒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辯析無能屈者太后不從

集覽 稱令以繫敕下繫太后令字於皇帝敕字下三從之道注見漢哀帝元壽元年以淺改卜因穿壙遇石而淺故改卜宅兆

質實 假黃鉞注見漢後主延興六年泰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阪張普惠常山人

書法 國珍后父耳號之太上非名甚矣直書譏之○人臣稱太上始此

發明 太上之稱豈人臣之所宜予哀亂之國其爵號一至於此雖有張普惠者能言其非而舉

朝之臣希旨苟合反加詰難可謂不經之甚矣書之于冊亦足以貽千載之笑耳

魏復徵綿麻稅

魏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綿於布增麻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皷舞供調自兹所稅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遽罷綿麻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非遂後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或羨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潤厚重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

竈矣

集覽 所輸或羨輸納之物或一斤之中餘羨百銖三長凡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

正誤 所輸或羨令按此本張普惠傳本文云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綱目節去所該者廣不必的指其數也

質實 太和魏孝文帝年號

書法 復者何當蠲也乙未蠲之戊戌而徵之故書復與漢書復收半租者大異矣景帝元年綱目租稅書復二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曰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近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未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

淑慎威儀為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撤僧寺不急之華還百官久折之秩則節用愛人四海俱賴矣尋敎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集覽殖不思之冥業殖立幽冥中功業也不思猶言無量無邊金剛經其福德不可思量親紆躬親紆勞也釋奠成均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采讀曰釋菜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執芬香之采或曰采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謂芹藻之屬文公曰釋菜之禮猶贄也婦見舅姑其贄棗栗腶脩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贄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卺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器案五禮新儀釋菜每位左一籩實鹿脯右一豆實芹菹菁韭之菹犧尊一實汎齊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

前釋奠一日所司掃除廟内外牽牲詣祠所設登歌之樂於殿上日及晡獻官率其屬閱視饌具詣厨視滌溉廟宿以致精虔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右祝板於神位左陳祭器掌饌者實饌畢獻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其禮器樂器行事之節並詳載素王事紀賈公彦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别羣祀也陳祥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教宣明曲禮曰内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鄭玄謂董仲舒云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文王世子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也案陸佃云天子設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當學

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大戴禮曰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成均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詳見禮記五學圖竭心千畝天子親耕耤田千畝久折之秩折食列反折減秩禄也初魏高祖以用度不足減百官之禄四分之一

正誤 殖不思之寘業令寘殖與長也與植立字不同

書法 太后制政也

發明 古人一日萬幾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猶恐弗及今魏主驕縱好馳騁苑囿不親視朝幸因其臣切諫乃始月一陞見羣臣則其怠忽從可知矣觀綱目之所書如此雖欲不亾得乎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

梁司徒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愛宏者

凡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輙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上輙赦之以吳平侯昺監揚州昺有風力為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在州尤稱明斷符敎嚴整尋復以宏行司徒司馬公曰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質實 吳平縣名注見天監七年

魏補三字石經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屢經喪亂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為洛州毀以建浮圖遂大頹落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

質實 浮圖塔名注見中大通元年

書法於是會元乂之亂遂寢則未卒事也其書之何嘉尊經也故苟有重道之心雖未卒事必書綱目書石經五漢靈帝熹平四年是年又丙寅年陳巳亥年唐文宗開成二年

秋七月魏河州羌反討平之考異此誤書討當作擊

魏河州羌却鐵忽反以源子恭爲行臺討之子恭至嚴勒州郡及諸軍無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鐵忽等相帥降子恭懷之子也質實河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源子恭西平人賀之孫也

九月魏太后胡氏弑其故太后高氏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書法 俱太后矣其書弑何胡故妾也故胡氏雖貴而嫡妾之分不可泯綱目之名分嚴矣高氏書故太后不予魏主之廢之也綱目太后書弑八（詳漢靈帝中平六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高氏始因有寵遂弑于后而立今既廢為尼矣胡氏又從而弑之于氏實弑而前史不明其説令高氏亦弑乃以暴卒見於史冊好還之報若合符節綱目皆正其名而書之不以房闈之秘而為之諱也歟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集覧 比丘（比毗至反）比丘僧也梵語比丘夏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

法資益惠命下於施質實西域國名注見漢
主乞食資益色身哀帝元壽元年

書法自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而佛書布中國是
後遂有親講者矣於是復使西域得百七十
部而還侏離之言盈於天下魏為之也故謹書之
魏之盛也書求遺書齊乙亥年及其衰也書求佛
書世變可觀矣終綱
目書求佛書一而已

魏復鹽禁

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為之
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吝守貧弱
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裁察彊弱什一之稅自古
有之遠近齊平公私兩利及甄琛罷禁乃為繞池之
民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
於官司請禁之便從之

書法 於是十六年間鹽禁凡三變矣

己梁天監十八年亥魏神龜二年 春正月梁以袁昂為尚書令王暕徐勉為僕射○魏太后始稱詔○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諠謗盈路立牓大巷刻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至其第曳彝捶辱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

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高湖奔魏其子謐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深沉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竒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彛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蔡儁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質實

羽林軍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虎賁軍名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燕地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高湖渤海蓨人懷朔鎮名在大同府朔州城北一百八十里鮮卑北狄種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司馬子如温人任俠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書法 自增置羽林虎賁及是二十餘年耳其弊遂見至於戕殺大臣而莫敢窮問焉魏之不綱若此姦雄有以窺國矣故謹書之

發明 國之所以有立者以紀綱存焉爾今綱目書魏虎賁作亂殺將軍而不聞魏人討治虎賁之罪則其國無政為可知矣此識者所以知其將亂也然張彝父子以刻薄召禍宜削其官而綱目猶書之者正以著大臣見害之實而非以此予彝也因文考義則得之矣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為尚書亮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

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集覽 鄉塾記家有塾黨有庠注古之仕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室謂之塾中正三國魏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

質實 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銓衡注見晉哀帝興寧二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薛琡代人虎子之子

書法　魏之選舉失人自此始特書志之終魏之世書以為吏部尚書二郭祚崔亮惟郭祚其庶幾乎○後世資格用人始此

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魏復減百官祿

魏累世殭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太后常幸絹藏命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崔光止取兩匹衆皆愧之時宗戚權倖競為豪侈世宗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太后復建寺不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

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曰蕭衍常畜窺覦之志宜及國家彊盛早圖混壹比年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

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曰廢經國之務資不給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成就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集覽佛龕龕塔也或也曰塔下之室質實龍門山注見周安王十六年伊闕窺覦私視欲得之意永平魏宣武帝年號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辟雍注見漢成帝綏和元年

魏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曰夫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微

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宫清濁悉足唯黄鍾管最長故以黄鍾為宫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宫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宫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吕為宫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令依京房書中吕為宫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吕為宫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畧舊志準十三絃隐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内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宫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黄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

和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

集覽

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東漢律歷志截管為律吹以考聲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杜佑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為法故用九乘為管弦之數九九八十一之數也十二律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黃鍾注同上元年應鍾注同上年甤賓五月律中甤賓甤仁誰反白虎通曰甤下賓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中呂四月律中中呂律書作仲呂白虎通曰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去滅東漢律歷志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隋音樂志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執始注同上去滅林鍾六月律中林鍾白虎通曰林衆

也言萬物成熟種類衆也琴說文琴禁也君子所以自禁制也白虎通曰琴以禁制淫邪正人心也軫龍須之下名之曰軫蓋絃之緊緩皆由軫也中弦下依數畫注見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箏狀如瑟長六尺十三絃

正誤 隐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集覽無註○今按後漢書律歷志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隐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却不言其上須用施柱與否以猶與也不與否同柱如箏上之柱

質實 魏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京房按一統志東房頓丘人師焦延壽學易甚精尤長於災變占驗以孝廉為郎漢元帝時日食陰霧房數上疏指陳時政得失石顯五鹿充宗嫉之出為魏郡太守卒為所中下獄死

書法 書不行何惜之也禮樂之事綱目每詳書之是故仲儒奏律準書王朴作律準書終綱目

書律準二而已

秋八月魏中尉元匡免復以為平州刺史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為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迭尉處以死刑詔削官爵而以侯剛代之郎中辛雄奏曰匡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乃復除匡平州刺史

集覽 治其故棺元匡先嘗造棺欲輿詣闕奏論高肇罪惡今治其故棺又欲奏攻澄也

質實 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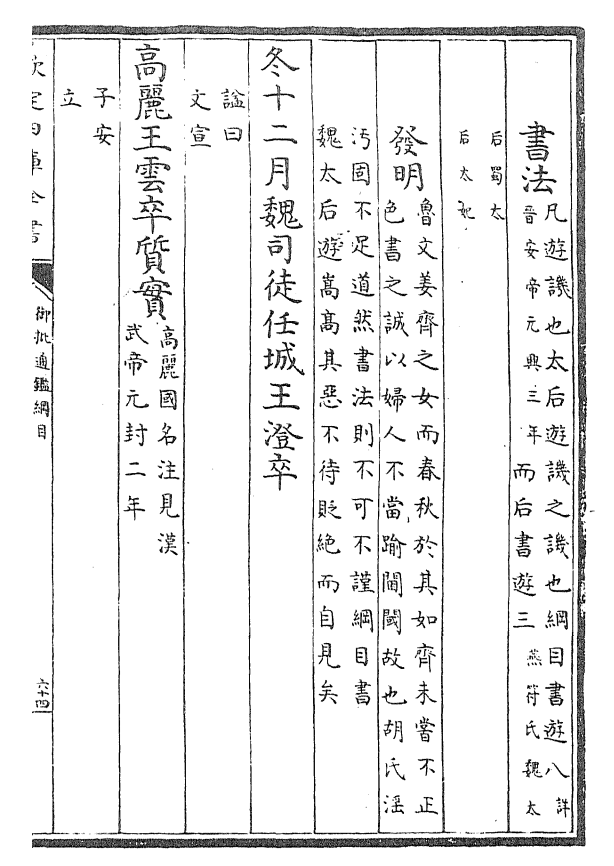
書法 書復以何美改過也

九月魏太后遊嵩高

初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别也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悦矣不聽至是遊嵩高數日而還

集覽 不言王后夫人禮所以不言及王后夫人者明無此禮也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詩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注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事見昭帝元平元年

質實 嵩高山名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



書法凡遊讌也太后遊讌之讌也綱目書遊八詳晉安帝元興三年而后書遊三燕苻氏魏太后蜀太后太妃

發明魯文姜齊之女而春秋於其如齊未嘗不正色書之誠以婦人不當踰閑閫故也胡氏淫汚固不足道然書法則不可不謹綱目書魏太后遊嵩高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冬十二月魏司徒任城王澄卒

謚曰文宣

高麗王雲卒質實高麗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子安立

魏汰郎官

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祖瑩等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 質實 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祖瑩范陽遒人

庚子 梁普通元年 魏正光元年 春正月日食○梁左將軍馮道根卒

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根訃聞梁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幸其宅哭之慟 質實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

高麗入貢于梁○秋七月魏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

懌幽太后于北宮

魏太傅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弟為郡懌抑而不奏乂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乂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乂厲聲止之懌曰汝欲反邪乂曰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執懌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畏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乂騰遂殺懌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飢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為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咸掖內

外朝野聞懼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剺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謚曰文貞

質實 永巻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新泰按一統志晉之縣名屬泰山郡後屬東安郡後魏屬泰山郡隋屬琅邪郡唐屬莒州後屬沂州金屬泰安州元省入萊蕪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剺力咨反剝也

書法 於是僕射游肇不肯下署既乃憤邑而卒則何以不書署之也太后見幽為大臣者宜以討逆為己任憤邑何及哉必若中山王熙則綱目大書之矣終綱目書幽太后二魏胡氏齊胡氏幽木葉山者不與焉凡欲幽其祖母

江淮海溢考異 江上漏梁字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弟略奔梁梁以為中山王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略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表請誅元乂劉騰長史柳元章等執之元乂遣使斬之於鄴熙好文學有風儀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太后見廢北宮清河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之略亾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封為中山王

質實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河內郡名注見宋順帝昇平元

年西河郡名注見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

梁車騎將軍永昌侯韋叡卒贈實永昌按一統志晉之縣名屬零陵郡宋齊梁俱因之隋省入零陵縣故址在永州府祁陽縣西八十里

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畧如平日卒謚曰嚴

書法書叡卒而書其官何叡仕佞佛之時能特立而不阿世主之好此其可予者也

魏以高陽王雍為丞相○柔然殺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立尋出奔魏國人立婆羅門為可汗考異殺當作弒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侯吕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

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汗敦信用其言干亂國政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上天者地萬敎我也其母以告伏跋不信既而地萬譖祖惠殺之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殺地萬伏跋欲誅具列會阿伏至羅入寇伏跋擊之敗還侯呂陵氏與太后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擊之阿那瓌戰敗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

集覽 可汗敦北狄俗號其妻曰可汗敦猶夏言夫人也可音榼

冬十月魏以汝南王悅為太尉

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乂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乂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

集

覽桑落酒齊民要術曰桑落酒法用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斗為準案庾信就蒲州刺史乞酒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則桑落酒出蒲中也又水經蒲阪下注郡民有劉白墮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熟於桑落之辰故酒因名焉王公庶人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侶之語蓋索郎返語桑落耳鄭邛曰西羌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蒲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故九日賜百寮飲焉

質實 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十一月魏立阿那瓌為蠕蠕王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主使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立為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

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不決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

集覽 蠕蠕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柔然燕然注見漢武帝征和三年扶桑海中島名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扶桑楚辭九歌曰照吾檻兮扶桑注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仭日下浴於暘谷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崦嵫離騷經望崦嵫而弗迫注崦嵫音奄茲古但作奄茲日所入之山也崦或作依廉反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魏遣使如梁

魏梁始復通好

辛丑梁普通二年
魏正光二年

春正月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也

魏發兵納阿那瓌于柔然不克

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蠕蠕久為邊患今華面稽首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寇讐臣未見其可也況今旱暵方甚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弗聽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示發破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魏遣使者牒云具仁往諭之使迎阿那瓌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

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還洛陽

集覽 革面易革卦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伊川傳曰君子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文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君上之教令旱暵旱不雨也暵音罕日氣乾也牒云具仁牒云代北複姓具仁名也云一作雲

書法 納者不宜納者也阿那瓌則曷為不宜納婆羅門書國人立則阿那瓌為不宜納矣書發兵護澂內也

三月魏元乂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乂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座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觧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剛不可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可也太后自起援帝下堂去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拔千牛刀斫之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乂所執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乂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為司空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推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以繼為太保

崔光為司徒

集覽 千牛刀千牛官名掌執御刀以宿衛

書法 幽遷太后騰嘗預謀矣不書以官者故畧之也於是以為司空則書以官者故重之也殺者元乂則以者亦元乂崔光嘗立節者今乃為乂所以綱目列之於劉騰之下所以深愧之也終綱目書宦者為司空二劉騰李輔國

發明 前書乂殺清河王懌幽太后此書乂殺奚康生皆以著拓拔氏之亂也懌有帷箔之嫌康生亦有預謀幽后之失而綱目專目元乂殺之且又不去其官者惡乂之亂朝也乂之亂朝如此既以宦者為司空而京兆王繼崔光輩乃與之同列而不恥魏國之大臣如彼雖欲不亡難矣列書於冊舉皆罪也○丘濬曰宦者為三公始見此嗚呼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以宦者為之世道可

知矣

秋七月梁以裴邃為豫州刺史

邃鎮合肥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為內應恐魏覺之先移魏揚州云聞欲修白捺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令侃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搆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

集覽 白捺城名捺乃曷反字或作抹

質實 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孟子文勿謂秦無人也左傳文十三年晉士會在秦晉人謀歸之及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高車擊柔然柔然可汗婆羅門降魏冬十月魏分柔然為二國以處阿那瓌婆羅門考異

提要無以處阿那瓌婆羅門八字

高車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曰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讐耻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两主相繼歸誠性情反覆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絶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有劉石之患且

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敵往來之衝要二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涣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

集覽 劉石之患晉惠帝時劉元海據離石稱漢

劉曜改號趙晉元帝時石勒據襄國號後趙臆度以胸臆之意自忖度之沃行平美之地索隱曰沃水之灌沃者行地之平延者大磧柔然故地南脉山在焉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西過黄河始涉沙四百里至涼州涼州西五百里至甘州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姦回回邪也書泰誓崇信姦回左傳姦回昏亂 質實 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跋扈注見漢質帝永初元年酒泉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西海郡注見晉武帝建武元年

十一月魏討叛氏不克考異 討當作擊

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反以河間王琛為行臺討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氐所敗 質實 東益州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南秦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河間國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

年

壬寅魏正光三年梁普通三年夏四月高車王弟越居殺其王伊匐而自立考異提要殺作弑按綱目高昌吐谷渾突厥皆書弑當從提要考證殺當作弑自立當作

代之○五月朔日食既質實日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食既大變也是歲正德奔魏逃歸而侯景渡江之禍始此矣綱目書食既十有二未有無

其應者也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歷

初魏世宗以玄始歷浸疎命更造新歷至是著作郎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歷候驗得失合為一歷

行之
質實 魏世宗宣武帝恪廟號世宗

梁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質實 西豐縣名注見天監五年臨汝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發明 正德書奔魏書逃歸而不聞正其背父叛君之罪則梁主政刑之失為可知矣然正德之所以敢於如此者亦知梁主之必不殺已故也自是而後尤而效之狃於為惡無所顧忌者多矣亂階何自而弭乎

柔然王婆羅門叛魏魏討而執之考異討當作擊

柔然婆羅門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長史費穆為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曰蕃人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集覽 嚈噠即悒怛國本大月氏種或曰高車別種都拔底延城蓋王舍也顏師古曰嚈噠本虜複姓因為國號後訛為悒怛耳嚈益涉反噠陁葛反悒乙及反怛當割反

書法 柔然未有書叛者此其書叛何已降也一字之權衡嚴矣

癸卯 梁普通四年 魏正光四年 春二月柔然大饑魏遣使撫之

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求賑給魏以左丞元孚為行臺持節撫之將行表陳便宜曰蠕蠕久來

彊大今自亂亡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畧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不從

集覽 呼韓款塞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質實 漢宣之世呼韓款塞遣董忠等送出朔方事在甘露二年光武時使中郎將段彬隨單于參察動靜事在建武二十六年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

書法 騰乂黨也嘗幽太后矣書卒書官何譏失刑也

○夏四月柔然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

之不及而還

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民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叅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閭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而辟之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

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集覽肺腑注見漢武帝元朔六年質實于謹代人栗磾之子台昺注見唐高宗開耀元年魏蘭根下曲陽人

書法婆羅門書叛書討阿那瓌執魏使則曷為書擊之病魏也納所不宜納以自取侮魏亦不能無責矣書擊不書討所以示斂內事外者之貶也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

初元乂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寵信之乂出入恒令勇士持兵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其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慢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乂京兆王繼尤貪縱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牧守令長率皆貪

汗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南侵遣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二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集覽 欄楯楯豎尹反欄檻也王逸曰縱曰欄横曰楯楯間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階除木捄欄是破六韓拔陵破六韓蕃三字姓拔陵名也拔撥及賀拔度拔賀拔蕃複姓度拔其名也

質實 紀綱注見宋營陽王景平二年尖山按一統志在大同府朔州即武州山之别峯也賀拔氏之宗族居于此

書法 元魏之亂始此

發明 綱目書元乂殺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其前書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為司空於其次今又

大書破六韓拔陵反於其上而分注載乂其始執政矯情自飾既得志遂驕愎貪縱與奪任情以致召亂之實於其下則魏氏之亡實自此始詳而書之蓋欲使後人參考而得之其為世戒豈不深切而著明也哉

冬魏司徒崔光卒

光寛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乂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賈思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集覽 裴郭清河于忠用事裴植郭祚皆以無罪賜死元乂用事清河王懌濫以謀叛身誅

質實 張禹按一統志河内軹人明習經學仕漢為博士元帝朝授太子論

語成帝即位尊為師傅與鄭寛中説書金華殿累遷光禄大夫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先儒謂其阿諛王氏以啓簒逆之禍西漢之亡良其以禹也胡廣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梁鑄鐵錢

梁初唯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質實交廣二州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書法梁世書鑄錢者再是年丁丑年書鑄鐵錢譏也書鑄鐵錢始此終綱目書鑄鐵錢二是年

五代乙酉年楚

甲辰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督諸軍討拔陵

夏四月高平敕勒胡琛反拔陵陷武川懷朔鎮五月或兵敗績魏復遣都督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討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彧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主引群臣問計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李崇求改鎮為州開

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群臣皆以為然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安王深皆受節度司馬公曰李崇之表所以消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質實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高平鎮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良平謂漢之張良陳平五原郡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恒朔二州名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崔暹博陵安平人洪之後廣安國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東城

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魏遣兵討之

魏自破六韓拔陵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人亦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魏遣尚書元脩義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之

集覽 二夏時又有東夏州故曰二夏莫折大提莫折閼西複姓也大提其名也

質實 豳涼二州名豳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涼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蜂起注見唐僖宗乾符元年南秦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

秋七月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于白道敗績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拔陵戰于白道大敗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

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李冲用事凉州士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本鎮驅使遂隔清途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又以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賂元叉卒得不坐

集覽 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質實 白道或疑地名未詳處所唯大同府大同縣有白道泉相傳即飲馬長城窟處未知是否雲中郡名注見

秦王政三年廣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太和魏文帝年號定昺伊洛定昺注見天監二年伊洛注見漢高后三年沙漠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莫折念生寇魏東益州不克

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擊破之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而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 集覽二秦時又有南秦州故曰二秦 質實河池戍注見中大通六年南岐

八月梁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僮城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

年僮城未詳處所按一統志唯劉宋時置有僮縣屬南彭城郡即漢之厚丘縣地梁屬僮陽郡東魏改為沭陽郡仍於郡東置懷文縣後周改曰沭陽隋屬海州唐總章初屬泗州後復屬海州宋南渡没于金尋復歸宋屬海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淮安府未知是否姑録之以備參考

○魏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于隴口敗績

魏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衆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離沮故高壁深壘者王師全制之策也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殭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矣

以苗為統軍與别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元志與戰兵敗東保岐州

集覽 隴周為岐隴地春秋秦文公都焉魏為隴川郡唐改汧陽郡復為隴州州在隴山西山又在鳳翔西其山至高土人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汧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岐

質實 隴山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又注見建武六年汧注見周顯王八年

魏改鎮為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元深之言詔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隷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

魏秀容人乞伏莫于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集覽 秀容

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爾朱爾通作介注同上年

榮羽健之玄孫也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往依之【質實】段榮姑臧人信之孫

九月梁取魏睢陵荆山襲壽陽不克

成景儁拔魏睢陵趙景悅圍荆山裴邃帥騎三千襲壽陽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失道不至邃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魏使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安樂王鑒救淮陽梁兵敗績【質實】睢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荆山按一統志城名在鳳陽府鍾離縣西八十三里梁魏戰爭時築淮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酈道元涿郡人河間國名注見漢帝玄

更始二年安樂郡名注同上年

魏涼州亂刺史宋穎以吐谷渾討平之

魏涼州幢帥于菩提執刺史宋穎據州反穎密求救於吐谷渾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復推穎為刺史 集覽 幢帥栥然亦立軍法以千人為軍軍置將百人為幢幢置帥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

裴邃攻魏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拔琅邪檀丘裴邃拔狄城甓城進屯黎漿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降將軍曹世宗拔曲陽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 質實 建陵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臨淮郡後廢

之故城在淮安府沭陽縣西北一百里建陵山下曲木城名未詳處所琅邪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狄城注見秦二世元年甓城未詳處所黎漿地名未詳處所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司吾城未詳處所曲陽秦之縣名漢屬九江郡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又有西曲陽故城在壽州東北八十三里晉屬淮南郡

魏營州人就德興反魏遣兵討之不克質實營州按一統志後魏所置本漢河間國武遂縣地隋改遂城縣唐屬易州五代周克三關此係鴈門關衛要宋置廣信軍金改遂州尋廢元省縣復置遂州本朝省入安肅縣故址在保定府安肅縣西二十五里○胡琛寇魏豳夏北華三州魏遣兵討之質實豳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夏州注見漢武帝

元朔元年北華州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七年鄜

○魏朔方蕃反夏州刺史源子雍討平之

考異 討當作擊

魏朔方蕃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衆無二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為諸軍營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行數日為蕃帥曹阿各拔所擒子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壯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其衆遂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使為先驅時東夏闔境皆反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

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税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

集覽　統萬城名在朔州郡北注見晉恭帝元熙元年題下老反北海王名

質實　統萬按一統志古地名春秋時白翟所居秦屬上郡漢初屬翟國東漢時郡邑俱廢晉陷于戎後魏以為統萬鎮未幾置金明郡又改東夏州後改為延州取延水為名隋初仍為州大業初改延安郡唐初復為延州天寶初改延安郡乾元初復為延州五代梁置忠義軍節度後唐改彰武軍宋初仍為延州屬鄜延路元祐中陞為延安府金仍舊元改延安路本朝復改延安府隸陝西道東夏州注同上北海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魏以費穆為朔州刺史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

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賀拔度拔父子及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逸豆歸之玄孫也

集覽 鐵勒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敕勒

質實 并肆二州名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肆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新興

魏北討都督李崇免

李崇引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遂專總軍政

十一月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陷魏岐州殺都督元志

質實 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

○蜀賊寇魏雍州討平之

質實 雍州注見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十二月梁復取三關圍魏郢州不克質實三關注見天監八年郢州注見太清二年義陽○魏汾州胡反質實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魏秦州平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魏以子建為行臺梁巴秦益皆受節度質實南秦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梁巴秦益四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巴注見天監四年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益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

是歲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質實朱昇錢塘人

書法 掌機政何譏也何譏國家機密凡腹心大臣皆與知焉梁之禍朱异始也故謹志之

發明 掌機政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志其蔽主亡國之端也

乙巳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及馬圈等城質實南鄉郡名注見晉穆帝永和十年馬圈城未詳處所○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及禍謂中書舍人張文伯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栢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

景仲降梁長史元顯和舉兵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翁以地叛獨不畏良史乎我寧為忠鬼不能為叛臣法僧殺之梁以元畧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應接

質實 文陵魏宣武帝之墓也陳慶之義興國山人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皆平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魏以崔延伯為都督討之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營爭逐之其衆十倍處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

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乃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冦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為虐剪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集覽 馬嵬地名在咸陽西輿地記云馬嵬坡在京兆興平縣西二十三里嵬吾回反宛川即岐州陳倉縣後魏改曰宛川宛音鴛案岐州漢扶風郡也今鳳翔府是

質實 黑水莫詳處所按一統志唯漢中府城固縣西北有黑水未知是否明者詳察之馬嵬坡名在西安府興平縣西二十五里即唐楊貴妃葬處後殿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關張謂關羽張飛乃蜀漢之猛將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小隴山名在

鳳翔府隴州西嚴嶂高險不通軌轍漢張衡詩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即此究川縣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四年陳倉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

梁裴邃拔魏新蔡郡梁主詔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邃拔鄭城汝頴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父累月不進魏主遣使賚齊庫刀以趣之琛至壽陽欲決戰長孫稚以為未可不聽引兵出擊邃為四甄以待之使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稚琛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集覽新蔡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在汝南今上蔡縣是後昭侯從州來以州來為下蔡在淮南今新蔡縣是鄭城周初封管叔鮮於

此春秋為鄭國之莘邑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今汴梁鄭州是齋庫刀未詳或曰卽齋斧之說按韻會齋字下注易資斧子夏作齊斧虞云齊當為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也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齊武帝永明十年齋庫失火四甄甄居延及軍號也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卽此

正誤

齋庫刀今按齋庫刀謂齋庫中之刀也所謂齋仗兵仗之精利貯于齋中者也胡三省註謂千牛刀也

質實

新蔡郡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西昌縣名注見天監四年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鄭城按一統志卽周管叔鮮所封之國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郡東漢分置滎陽郡後魏為東恒農郡東魏置廣武郡後周置滎州後改為鄭州隋於管城縣置管州後改為鄭州尋為滎陽郡唐初於武牢置鄭州貞觀中移治管城天寶初又改為滎陽郡乾元初復為鄭州宋置奉寧軍金復為鄭州元

因之本朝以管城縣省入屬開封府汝頴二水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城父縣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

魏討徐州不克梁以元法僧為司空

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法僧擊元畧於彭城南畧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魏復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擊之

質實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始安郡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安豐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七年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魏劉騰既卒胡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寛時出遊不返太后知之對魏主謂群臣曰令隔絶

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脩道於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魏主及群臣叩頭泣涕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於嘉福殿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魏主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言皆以告乂乂殊不以為疑於是二宮無復禁礙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乃求解

領軍許之

書法 特筆也領軍解而乂之伏誅決矣是故霍氏之將誅也先書罷其屯兵漢宣帝地節三年元乂之將誅也先書解領軍是年皆特筆也

三月梁遣豫章王綜總督衆軍攝徐州事名元法僧等

還建康

法僧至建康梁主寵待甚厚元畧惡其為人與之言未嘗笑

柔然阿那瓌為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為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

乂雖解兵權猶總内外侍中掺紹勸太后速去之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於魏主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魏主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將入宫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寃乞誅乂等太后命

發騰墓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侯剛亦坐黜尋卒於家唯乂以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黄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順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太后猶未忍殺群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乃賜乂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慚而還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醉入其寢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初鄭儼為胡國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

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徐紇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後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復諂事元乂太后以紇為懌所厚亦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以為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畧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神軌亦得幸於太后亦領中書舍人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義僖度世之孫也

集覽

亟連亟去吏反數也連同也杷罕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人別占之所草詔文其事理人各不同漢雋注占章𥂝反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不以一女易衆男姤卦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王弼注施之於人即女遇男也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不可取也晋樂廣曰不以五男易一女即此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詩揚之水卒章文也左傳定十年駟赤對叔孫成子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即此

正誤

不以一女易衆男今按王誦意謂盧義信顧惜一女不許李神軌為婚神軌方有勢或為所害則累及家族衆男故云一女易衆男晋書樂廣傳成都王穎廣之婿也穎與長沙王乂搆難或譖廣於乂廣曰豈以五男易一女蓋廣有五男一女即穎妃也

質實

齊州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江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輻輳注見漢文帝六年

中使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五年

胡琛遣其將万俟醜奴寇魏涇州崔延伯討之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軍威甚盛醜奴時以輕騎挑戰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勇乘勝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持文書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至與降賊腹背擊之延伯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獨出襲賊平其數柵賊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於是賊勢益盛而群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集覽 万俟虜複姓音墨其

質實 高平鎮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郡名注同上年

五月梁豫州刺史夷陵侯裴邃卒質實夷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

邃深沉有思畧為政寛明將吏愛而憚之及卒梁以夏侯亶代之

梁人圍小劔魏擊敗之考異小上漏魏字

梁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圍魏長史和安於小劔魏益州刺史邴蚪遣統軍胡小虎救之文熾襲擒之使小虎說和安降小虎遥謂安曰我失備為賊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援兵已至語未終軍士殺之軍司淳于誕救小劔文熾置柵于龍鬚山以防歸路誕密募壯士夜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絶皆恟懼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十一將斬獲萬計

集覽郰蚪姓名郰通作丙蚪渠幽反質實臨汝縣名注見天監五年小斂按一統志山名在保寧府斂州北一十五里與大斂山相屬秦欲伐蜀而道不通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滅蜀大劔雖號天險徑路頗夷小劍則鑿石架閣有不容越龍驤山未詳處所

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吴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夜於静室披髮席稾私祭齊氏七

廟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俗説割血瀝骨滲則為
父子遂潜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
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
士屢求邊任梁主未之許常於内齋布沙於地終日
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又使通問於蕭寶寅
謂之叔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及在彭城魏臨淮王
彧兵逼彭城勝負久未決梁主慮綜敗没敕引軍還
綜恐不復得至北邉乃密送降欵於彧魏人皆不之
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虚實無敢行者監軍御史鹿
悆請行單騎徑趣彭城為綜軍所執問其來狀悆曰
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綜聞之謂成景儁等曰
我常疑元畧規欲反城將驗其虚實故遣左右為畧
使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為畧
有疾在深室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
梁話迎悆密以意狀語之乃引至一所令一人自室
中出為元畧致意曰我昔相呼欲聞鄉事晚來疾作

不獲相見悆曰早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愧反側遂辭退悆還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綜遂與話夜投或軍及旦齋閤不開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將士死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還梁主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西豐侯正德志行不悛從綜北伐棄軍輙還亦免官削爵尋皆赦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之皆為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銘革唾罵之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箠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生而已梁主密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侯淮堰成復進

集覽席槀席薦也槀禾稈

也用槀為席者以示自貶也古有罪者席槀飲水曲阿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足下生胝胝張尼反皮厚也白居易行讀書眼欲暗秉燭手生胝史記夏禹手足胼胝鹿悆姓名悆音預晅之晅音况遠反又古鄧反欹器欹丘奇反孔子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諸坐側顧諸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滿而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之道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晉書杜預傳曰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漢末喪亂器不復存形制遂絕預令創意造成奏上之荀子宥坐篇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注云春秋哀公

三年桓宫僖宫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宗廟也孔子注觀之脫粟粟米之麁糲者言僅脫去其穀也

質實

太宗陵按一統志在鎮江府丹陽縣東二十四里東昏侯冢在鎮江府丹陽縣東三十一里鹿念濟陰乘氏人斬衰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江革陳留考城人寓居丹徒夏侯亶譙郡人詳之子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發明

梁主不務德而勤遠畧招納叛臣又使其子總師臨邊其子亦叛入敵境何其報效之速耶且夫統率大衆必銓擇人才而用之烏可私其所愛而疑他人之不可用予卒之持叛之人乃其所愛之子綱目據事書之後之人欲私其子弟者可以觀矣

西部鐵勒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

萬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出戰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没唯雲州一城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于謹言於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可離許之謹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户詣深降深欲引兵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拔陵避柔然南從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

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
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
就食深謂纂曰此
華復為乞活矣
集覽 乜列河元和姓纂云也蕃姓也音母野反
質實 廣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五原郡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雲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反于上谷魏遣兵討之
洛周反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皆從之魏以常景為行臺與都督元譚討之
集覽 尉景姓名也何氏姓苑曰尉紆勿反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冬十二月魏荆郢群蠻叛魏討敗之梁取魏順陽馬圈

考異　討當作擊

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西郢群蠻皆反寇掠襄城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更以臨淮王彧討魯陽蠻辛雄為行臺左丞趣葉城别遣裴衍王羆自武關出救荆州衍等未至彧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彧以處分道别不欲應之辛雄曰王秉麾閫外見可而進何論别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雄遂符彧令速赴擊群蠻聞之果散走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扞禦之師敗多勝少跡

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歴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撃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馬圈

集覽　王秉麾闈外見可而進王謂臨淮王也秉執也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周書牧誓王右秉白旄以麾蔡氏傳曰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闈苦本反亦曰閫音魚列反韋昭曰案閫閾並門中橛也門謂國門也記玉藻君入門介拂闑注闑門中所豎短木也漢馮唐傳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公羊傳襄十九年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云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疏云司馬法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是也凡為將軍之法必

須臨事制宜謂專進退也豈歷歷於監反宋韻會歷亦作曆若訓飽足者平去聲並通

正誤 豈歷久生而樂速死哉今按歷音義並與厭同厭斁之厭

質實 二荊謂荊州及東荊州也荊注見周赧王

十四年穰東荊注見齊武帝永寧五年沘陽西郢州名注見太清二年義陽襄城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平魯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元年葉城注見周赧王七年應王罷京兆霸城人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汝上汝水之上源出南陽府嵩縣分水嶺經流郟縣會扈磵長橋等水戴液園造溪東流入于淮秦隴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隴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汧順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

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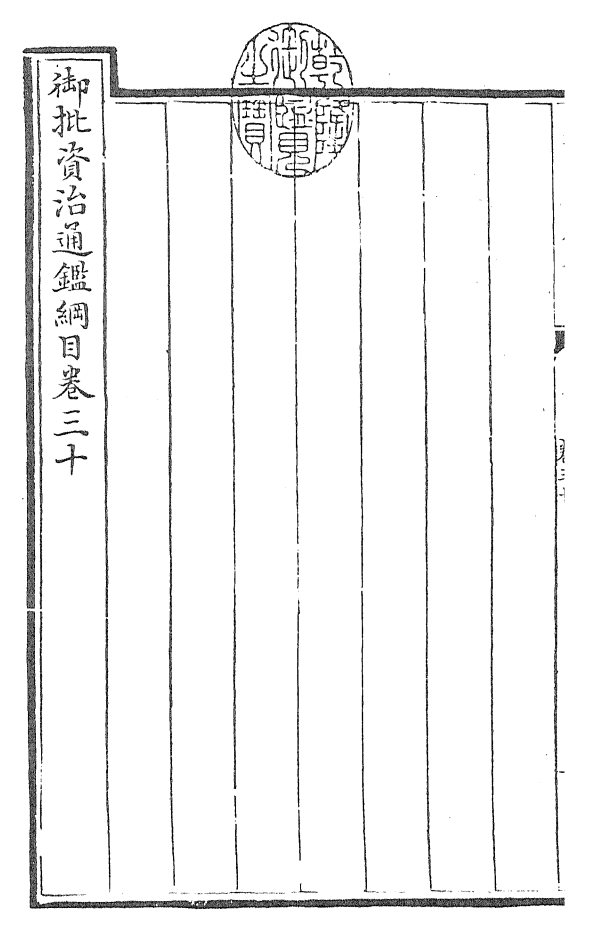
梁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

綸攝南徐州事肆行非法遨遊市里問賣䱉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䱉而死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藏帥以聞梁主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乃取一老公短瘦類梁主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就坐剥褫捶之於庭梁主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賜之死太子綂流涕固諫乃免綸官削爵土

集覽 䱉字通作鱓俗作鱔音市演反魚名黃質黑文爾雅翼似蛇而無鱗體有涎沫夏月於淺水作窟苟子曰蟹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剥褫剥脫也褫敕紙反奪衣也謂剝褫其衮冕也

質實 邵陵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南徐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匍匐注見齊主寶卷永元元年衮冕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魏山胡劉蠡升反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楊　金